

高丽时期女真人迁居朝鲜半岛及其影响

孙泓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摘要] 高丽时期有大量的女真人从今中国吉林省东部、黑龙江省南部向南迁徙入居朝鲜半岛北部,使辽金元明时期与高丽的边界不断发生变迁,东段由辽金时期的泥河(今龙兴江流域),经元时不断变迁,到明英宗时才开始以图们江为界;西段由渤海时期的溟水(大同江流域),经辽金元时期的不断变迁,到明时方以鸭绿江入海口为界,最终形成了今天中朝边界的雏形。辽金元明时期与高丽边界的变迁,也体现了封建王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统治思想及女真人对高丽归化政策的认同。

[关键词] 女真人; 迁居; 朝鲜半岛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072(2016)10-0121-08

公元9世纪后期,由于新罗统治者的腐败,激起了各地农民的起义。在这一过程中,建立了甄宣的后百济及弓裔的泰封国,最后由王建统一了泰封、百济、新罗,建立了新的高丽国,史称王氏高丽,建都松岳(今开城)。

高丽建国时,正是中国五代十国与契丹政权纷起的时代。高丽太祖与中国北方各国都建立了朝贡关系。宋建立以后,北方为契丹所占,高丽与契丹、宋都建立了联系。高丽和契丹相邻,与宋之间隔着契丹,而此时契丹强盛,时常侵扰宋境,同时也给高丽带来很大的压力。辽圣宗时,契丹大举南进,迫使北宋与其订立盟约。随后先后于统和十一年(993年)、二十八年(1010年)和开泰二年(1013年)、开泰九年(1020年)四次进攻高丽,最终使高丽对其称臣纳贡。宋丽曾经试图结盟共同抵御契丹,未果,宋与高丽官方往来中断四十年之久。及至女真崛起建立金国,辽朝衰落,北宋灭亡。高丽、南宋、金之间的关系也不断发生变化,最终以南宋、高丽向金称臣纳贡告终。这一时期,大量女真人从今中国吉林省东部、黑龙江省南部向南迁徙,进入朝鲜半岛东北部。

国内外学术界对移居朝鲜半岛女真人的研究更多集中在明清与朝鲜的宗藩关系上,对高丽时期移居朝鲜半岛女真人的影响研究则较为薄弱,研究也多集中在文化传播、社会生活、政治制度、宗教等方面的影响方面。中国学者仅沈岩^①提及了辽金元时期曾有大批女真人入居朝鲜半岛,辽金元政府对他们的有效统治和管理,巩固了中央王朝在朝鲜半岛的疆界。邵张彬^②简单提及了元末明初曾有大批女真人入居朝鲜半岛,认为明末朝鲜与明争夺女真族部落的归属权,是为朝鲜构建自己宗藩体系的努力。此外,孙进己、孙泓的《女真民族史》曾对此问题专章进行讨论。^③韩国学者徐炳国对宣祖时代高丽和女真之间的交流做了研究,对女真的移民仅寥寥数笔;^④朴玉洁则提出高丽时代的归化人中有女真人的存在。^⑤

[收稿日期] 2016-07-07

[作者简介] 孙泓(1970—),女,上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朝鲜古代史、中外关系史研究。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古代中朝移民史研究》(2012BSS010)。

① 沈岩《论辽金时期朝鲜半岛女真人分布》,《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3期;沈岩《元代朝鲜半岛女真人的分布与行政建置研究》,《史学集刊》2014年第4期。

② 邵张彬《元末明初中国移民朝鲜半岛研究》,《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③ 孙进己、孙泓《女真民族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④ [韩]徐炳国《宣祖时代女真交流史研究》,首尔:教文社1970年版。

⑤ [韩]朴玉洁《高丽时代的归化人研究》,首尔:国学资料院1995年版。

本文拟从高丽时期女真人入居朝鲜半岛的情况、高丽王朝对迁居朝鲜半岛女真人的争夺入手,讨论高丽时期女真人移居朝鲜半岛对中朝边界的变迁产生的影响,试讨论如下。

一、女真人迁居朝鲜半岛

女真人或称肃慎、朱虑真,是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古族,早就臣服于中国历代皇朝。渤海建国以肃慎故地为上京龙泉府,在渤海人的先进经济文化影响下,女真人迅速发展起来。

高丽之初,朝鲜半岛西北部和东北部都居住着女真人,这些女真人迁居朝鲜半岛北部的时间上限,现在还没有可靠的记载,一说认为可上推至公元8世纪,即高句丽灭亡后,高句丽人迁走以后;^①一说则认为应上推至公元10世纪,渤海人迁走以后。^②

(一) 女真人入居朝鲜半岛东北部

朝鲜半岛东北部自古以来是秽种的沃沮族居住的地区,从汉魏到隋唐,沃沮先臣附于汉朝,后来臣附于高句丽,唐灭高句丽以后,沃沮族归渤海国所管辖,渤海国以沃沮故地置南京南海府,下辖沃、晴、椒三州。公元10世纪初,契丹灭渤海国,迁其民于辽东、东蒙,朝鲜半岛东北部的沃沮人也被迁到辽宁省海城等地。这一地区因为人口被大批迁出,后为女真人所占领。其时,女真人就从牡丹江流域南迁半岛东北部。

朝鲜半岛东北部的女真族长期臣服于辽、金、元各朝,至明朝始归朝鲜所管辖。前期女真和高丽一直有着密切联系,归朝鲜管辖后,也和明清有密切的联系。这部分女真族和居住中国大陆的女真族属于中国历史上的先民不同,这部分女真人中也有些在金、明两代迁居中国,后来加入中国民族之中,但留居半岛的女真族则融入今朝鲜民族之中,也有一部分女真族早在高丽时期,就南迁高丽,则更早在高丽时就融入高丽族中了。

女真人最初占有半岛东北部并和高丽发生关系,见于《高丽史》是在公元10世纪。据《高丽史·定宗世家》记载“三年(公元948年)秋九月,东女真大臣苏无盖等来献马七百匹及方物,王御天德殿阅马,为三等评定其价。马一等,银注子一事,锦、绢各一匹;二等,银钵一事,锦、绢各一匹;三等,锦、绢各一匹”这是东女真人和高丽建立贸易之始。

其后,契丹伐女真路经高丽境,女真谓高丽导敌构祸。因贡马于宋,告高丽与契丹联结,掳掠女真生口。宋以女真上告木契示高丽使。及宋使至高丽,成宗语宋使曰“女真贪而多诈,前冬(公元983年)再驰木契,言契丹兵将至其境,本国犹疑虚伪,未即救援。契丹军至,杀掠甚众,余族遁逃入于本国怀、昌、威化、光化之境。契兵追捕,呼我戍卒言;女真每寇盗我边鄙,今已复仇,整兵而回。于是女真来奔者二千余人,皆资给遣还。不意反潜掩至,杀掠吾吏民,驱虏丁壮,没为奴隶。以其世事中国,不敢报怨,岂期相诬告,……且女真逃难受本国官职者十数人尚在,望召赴京阙,令人贡之使庭辩,庶几得完。”^③这表明当时女真族已有部分居住朝鲜半岛东北部,靠近高丽居住。辽人征女真,须路经高丽,也看出了当时女真族世事中国(宋),拟阻绝之。当时女真人已进入奴隶社会,因此“掠吾(高丽)吏民,驱虏丁壮,没为奴隶”。《高丽史·地理志》亦载:“东界,本高句丽旧地,成宗十四年(公元995年)分境内十道,咸州迤北没于东女真。”可见当时朝鲜半岛东北部的女真人称东女真,和高丽分界于成州北。

(二) 女真人入据朝鲜半岛西北部

朝鲜半岛西北部原为高丽遗民居住,8、9世纪时,逐步分投辽东、渤海、新罗,至公元10世纪初,为女真人所居住,占据了高丽的西北界。至于这些女真人是在何时迁居此地,代替了原有的高句丽人,文献没有明确的记载,至迟可以上推至唐代。

契丹于公元991年,去海岸四百里鸭绿江畔置三栅。^④一方面断绝女真与宋的通路,这就是后来辽在鸭绿江东侧置的义州、保州和来远城。高丽亦于成宗十年(公元991年)十月逐鸭绿江外女真于白头山处居之。^⑤

据《高丽史·徐熙传》称“自契丹东京至我安北府数百里之地,皆为生女真所据。”又称“鸭绿江内

① 孙进己、孙泓《女真民族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1页。

② 孙进己、孙泓《女真民族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6页。

③ [朝]郑麟趾《高丽史》(上),《世家卷第三》,成宗四年条,首尔:延世大学校东方学研究所、景仁文化社1976年版,第70页。

④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三·女真》,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4015页。

⑤ [朝]郑麟趾《高丽史》(上),《世家卷第三》,成宗十年条,首尔:延世大学校东方学研究所、景仁文化社1976年版,第77页。

外……今女真盗据其间。”此为高丽成宗十二年,即公元993年,这时,女真人已充斥朝鲜半岛北部。

因此,据《辽史·圣宗纪》记载“统和十一年(公元993年)诏取鸭绿江以东数百里女真之地给高丽。”这大概是清川江以东、平安南道等地区。这也说明当时这里是女真人居住的地方。“诏取鸭绿江以东数百里女真之地给高丽”实际上是允许高丽进一步逐走这一地区的女真。于是,成宗十三年(公元994年)“徐熙率兵逐女真,城长兴、归化二镇,郭、龟二州。明年又率兵城安义、兴化二镇,又明年城宣、孟二州。”

另据《高丽史·地理志》记载“东界,本高句丽旧地。成宗十四年,分境内十道,……后咸州迤北没于东女真。”《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咸镜道》及《朝鲜李朝实录·地理志·咸吉道》亦有相同的记载。

又据《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咸镜都护府》记载“咸镜都护府,本号于笼耳……久为女真所据。”据《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吉城县》条载“本高句丽旧地,久为女真所据。高丽睿宗二年,遣尹瓘、吴延宠率兵十七万逐女真。……六年,筑中城,寻以地还女真。后没于元。”

据《燃藜室记述别集》卷十八《边圉典故·北边》记载“咸镜道,本高句丽之地。高丽时称东北面,后咸州迤北,没于东女真。……高丽时,安边以北,多为女真所占,国家政令不能及。……太宗十年,因女真入寇,徙庆源民户并于镜城,遂虚其地。”

但女真并未全部迁走,留下的女真归附于高丽,如据《高丽史·成宗世家》记载“十二年(公元993年)西北界女真报契丹谋举兵来侵。”据《高丽史·显宗世家》记载“九年(公元1018年)冬十月赐龟州(今定州)女真木史等三十四人绢绸布五百余匹,以赏捕贼功。”

(三) 长白山女真和辽、高丽的关系

至此,女真主要居住于长白山一带。公元1012年,长白山女真三十部分别入贡于辽和高丽。据《辽史·圣宗纪》记载“开泰元年(公元1012年)春正月癸未,长白山三十部女真来贡,乞授爵秩。”但次月又贡于高丽。据《高丽史·显宗世家》记载“三年(公元1012年)春二月甲辰,女真酋长麻尸底率三十姓部落子弟来献土马。三十姓曰阿干顿,曰尼忽,曰尼方固,曰门质老,曰弗遮利,曰居质阿,曰黏闲逸,曰尼质阿,曰耶遼多,曰邀揭,曰黏黏逸,曰郁哈,曰乌临大,曰蒙骨拽,曰晏底宪,曰徒怠,曰耶乙逸,曰孛乙信,曰孛乙晏,曰冬骨逸,曰支闾逸,曰鱼瑟殷,曰么乙逸,曰涂没尼,曰云突梨,曰排间伊,曰恼乙伊,曰排门异,曰佛徐逸,曰满尹伊。”

这两者均为三十部女真,先后入贡于辽及高丽仅差一月,但向辽“乞赐爵秩”,对高丽却仅献土马。此后女真经常向高丽贡献马及土产,以换取高丽的锦、绢,这主要是双方的贸易关系。但有些女真人,高丽亦授以将军等官职以羁縻之,当时,这一地区的女真人往往同时接受辽和高丽的官职,当时和高丽建立联系的女真诸部有:黑水、达姑、拂捏、铁利、东北女真、东女真、西女真、北女真、西北女真等。其中,居住在半岛东北部的是东女真。据《高丽史·地理志》称“咸州迤北没于东女真”,表明了咸州(今咸兴)以北是东女真,当时接受高丽官职的主要是东女真,经常朝贡于高丽的也是东女真,但同时,它又属于辽的长白山女真。据《辽史·百官志二》记载“长白山女真大王府,圣宗统和三十年(公元1012年)长白山三十部女真乞授爵秩”,东女真即包括在这三十部女真之中。

(四) 金对朝鲜半岛女真人的统治和迁徙

金在朝鲜半岛东北部设曷懒路以管辖之,曷懒路是上京路下面的一个地区建置。据《金史·地理志》记载“合懒路,置总管府,贞元元年(公元1154年)改总管为尹,仍兼本路兵马都总管。承安三年(公元1198年)设兵马副总管,旧贡海葱。大定二十七(公元1187年)罢之。有移鹿古水,西北至上京一千八百里,东南至高丽界五百里。”

曷懒路的人口,据《金史·食货志》记载“明昌四年(公元1193年)尚书省奏:今上京蒲与、速频、曷懒、胡里改等路猛安谋克户一十七万六千有余。”平均每路有三万多户,路下设猛安谋克,以三百户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计之,曷懒路下当辖十个猛安,一百个谋克左右。

据孙进己先生考证^①“曷懒路辖今黑龙江省南部、吉林省延边地区及朝鲜咸镜道地,据三上次男统计该路有猛安三:乌古敌昏山世袭猛安、泰伸必刺猛安、孛里浑河猛安。^②李薇据庆源碑补猛安二,左申必刺猛安、兀苔温猛安,又据《北青碑》补果法猛安。^③另有本居此路之爨也窟谋克、婆朵河火谋克、可陈山谋克、菜栏山

① 孙进己《东北民族史研究(一)》,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73—474页。

② [日]三上次男《金代女真社会研究》,东京:中央公论美术出版,昭和十五年版,第118页。

③ 李薇《关于金代女真猛安谋克的分布及名称问题》,《黑龙江文物丛刊》1984年第2期。

谋克,我认为曷懒兀主猛安及曷懒若窟申谋克,金初亦应属此路。”这更将哲特猛安、斡合、徒门、兀苔温、儻蠢猛安亦置于曷懒路下。

张博泉先生则据《进士碑》补合懒路合懒猛安,据《庆源碑》补受吉谋克、和团猛安、誉罗吉谋克、万官速谋克等。^①

但具体地点,大都无考,笔者认为左申必刺猛安、徒门猛安、兀苔温、和团猛安及果法猛安可能在朝鲜半岛东北部。

左申必刺猛安,见于《大金庆源碑》,此碑在朝鲜咸镜北道庆源郡东面禾洞里之佛寺遗址中。据金光平等译读,碑上有“大金国曷懒路左申必刺猛安舍厄谋克卜古林生裴满木答鲁”^②。可见曷懒路有左申必刺猛安,其地在庆源郡附近,所居为女真裴满部人,此即《高丽史》所载三十姓女真中之排门异。

果法猛安,据《高丽国北青城串山顶摩崖碑》,此碑出土于咸镜南道北青郡俗厚面苍城里,碑文有果法猛安,则当为金代设置于半岛东北部者,当近于高丽,故碑文载之。

斡合、兀苔温、和团、徒门诸猛安均见于《大金庆源碑》,故有可能均在朝鲜半岛东北部,但除徒门猛安外,其他诸猛安地点均无考。徒门猛安当置于今图们江流域,但亦不知其在图们江北或南。据《金史·地理志》记载“兴州宁朔军节度,本辽北安州兴化军,承安五年(公元1200年)升为兴州,拔梅坚河,徒门必罕、宁江速马刺等三猛安隶焉。”则(公元1200年)时徒门必罕猛安已迁兴州(今承德)居住。又据《女真进士碑》为金正元元年(公元1224年)所立。则到公元1224年,徒门必罕猛安又已南徙河北雄州之地,这反映了朝鲜半岛东北部曷懒路女真人在金代的逐渐西迁。

(五) 女真人移居高丽内地

女真人迁到朝鲜半岛后,本居住朝鲜半岛东北部,但有些女真人则进一步迁入高丽内地居住。

当时女真人在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比高丽人落后很多,女真人在政治上不统一,没有稳定的统治,经常互相掳掠,得不到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因此,不少女真人希望迁居高丽内地,以获得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吸收高丽的先进经济文化。

而高丽为了增加人口,增加剥削统治的对象,对女真人的内迁高丽,采取各种优惠政策:授予官职,赐以田宅,减轻赋税,这就引诱许多女真人迁入高丽内地,列为编户。

最早迁入高丽内地的女真人是在(公元983年),当时契丹攻女真,女真逃难入高丽,受高丽官职者十数人。^③

显宗八年(公元1017年),八月乙酉东女真益多弗等四人来投,请效边功许之,优礼,赐物。九月甲辰,契丹群其昆伎、女真孤这等十户来投。^④

“显宗九年(公元1018年)八月丁未,赐龟州女真木史等三十四人绢绅、布五百余匹,以赏捕贼功。”^⑤按龟州是高丽成宗十年(公元991年)攻逐女真,城龟州,余留的女真称龟州女真,此亦为女真人入高丽者。显宗十五年三月甲午,西女真高至老、东女真瑟弗达等九十人来投。^⑥显宗二十年(公元1029年)八月乙未,东女真大相唵拔率其族三百余户来投,赐渤海古城地处之。显宗二十一年十一月乙酉,西女真关间等二十七户来附,处之东界。显宗二十二年八月甲申,制曰:女真将军阿至间等三百四十户来投,勒留嘉、铁二州之地。^⑦德宗元年(公元1032年)正月丁酉,西女真者昆等八人来投。二年六月壬戌,西女真中尹古合等六人来投。^⑧

靖宗六年(公元1040年)九月壬申,北女真将军尼迺火骨辅来投,赐田宅处之圻内。冬十月甲申,西北女真仍化老等十三人来投,命充为课户。^⑨

文宗元年(公元1047年)三月戊戌,东女真将军耶于害等六人各率其众款塞,赐田宅,处之内地。八月己巳,蒙古村、仰果只村等三十部落蕃长率众内附。冬十月丁未,东女真蒙罗等村古无诸等三百十二户来附。六年

① 张博泉等《金史论稿》(第一卷),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98—299页。

② 金光平、金启琮《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334页。

③ [朝]郑麟趾《高丽史》(上),《世家卷第三》,成宗四年条,首尔:延世大学校东方学研究所、景仁文化社1976年版,第70页。

④ [朝]郑麟趾《高丽史》(上),《世家卷第四》,显宗八年条,第97页。

⑤ [朝]郑麟趾《高丽史》(上),《世家卷第四》,显宗九年条,第99页。

⑥ [朝]郑麟趾《高丽史》(上),《世家卷第五》,显宗十五年条,第107页。

⑦ [朝]郑麟趾《高丽史》(上),《世家卷第五》,显宗二十~二十二年条,第111—114页。

⑧ [朝]郑麟趾《高丽史》(上),《世家卷第五》,德宗元、二年条,第117、119页。

⑨ [朝]郑麟趾《高丽史》(上),《世家卷第六》,靖宗六年条,第132页。

春正月丙寅 东女真正甫、马波等男女四十八人,请入定州(今咸镜南道定平)关外为编户,赐田宅处之内地。^①

文宗二十六年(公元1072年)二月壬申,东女真摩豆汉等二十五人来投,二十七年二月丁未,东女真归顺州都领太常古化、副都领古舍、益昌都领归德将军高舍、都领黔夫、毡城州都领奉国将军多老、番长巴河、弗恩州都领元甫阿忽、都领那居、首温州都领三彬阿老、大诚州都领尼多弗等率众内附,乞为郡县,赐古刀化名孙保塞,高舍名张誓,各授归化大将军;耶好名边最,多老名列咸宾,各授奉国大将军;吴沙弗名魏蕃,授怀化将军,阿忽名扬东茂,授归德将军。古舍名文格民、黔夫名康绩,巴阿弗名卢方,那居首名张带垣,三彬名韩方镇,阿老大名高从化,尼多弗名赵长卫,各授大常,仍赐物有差。夏四月丙子制曰:东北边十五州外蕃人相继归附,愿置郡县,于今不绝。五月丁未,西北面兵马使奏西女真酋长曼豆弗等诸蕃请依东蕃例,分置州郡,永为藩屏,不敢与契丹蕃人交通,制许来朝,因命后有投化者,习招谕而来。又奏乎虏镇近境番帅柔远将军骨于夫及觅窞村要结等告云:我等曾居伊齐村为契丹大完(职名)。迨者再蒙招谕于己酉年(文宗二十三年,公元1069年)十一月赴朝,厚承恩赉,且受官职,不胜感激。顾所居去此四百里,往复为难。请与狄耶好等五户引契丹化内蕃人内徙觅官村附籍,永为藩屏。于是析得户三十五、口二百五十二,请载版图,又同时投附女真与高丽合兵故三山村,生擒三百三十二人。六月戊寅,东北面兵马使奏三山大兰支栲等九村及所乙浦村蕃长鑿汉、小支栲前蕃长阿反伊,大支栲与罗其那乌安、抚夷州骨阿伊、蕃长所隐豆等一千二百三十八户,来请附籍。自大支栲至小支栲,裹应浦,海边长城凡七百里。今诸蕃络绎归顺,不可遽设关防,今有司奏定州号。且赐来记,从之。乙未,东路兵马使奏:东蕃大齐者、古河舍等十二村蕃长昆豆魁拔等一千九百七十户,请依霜昆例内附,又豆龙骨、伊余波汉等都落蕃长阿老汉等亦愿为州县,此辈所处辽远,在古未尝朝觐。今皆归服,若定封疆,设关防,则余波汉岭外齐连古及大史伊称见昆俊丹俊无乙比化豆等壤地无际蕃户连居,不可穷塞设险。请待领外诸蕃尽为州县,然后渐至远蕃,从之。此虽为内附,其地本非高丽,且与高丽疆界尚有距离,故当时并未正式编入高丽州县。三十二年九月东女真高麻秀等十四人来投,处之南界州县。三十三年四月己酉,东北面兵马使奏:女真耶邑乾自定州弘化戍来款,云父阿罗弗、母兴酬、兄齐立那等六人曾于丁巳年(文宗三十一年)向化来投,愿随居之。……今随父母亲属徙置岭南。三十五年八月己未,西女真漫豆等十七人挈家来投,礼宾省奏曰:旧制本国边民曾被蕃贼所掠,怀王自来者与宋人有才艺者,若黑水女真并不许入,今漫豆亦依旧制遣还,礼部尚书卢旦奏曰:“漫豆等虽无知之俗,慕义而来,不可拒也,宜处之山南州县,以为编户,从之。”^②

根据以上记载,大致女真人投奔高丽者,始于高丽成宗时,至文宗时(公元1047—1083年)达到高潮,前后万余人,均安置于高丽内地。这些女真人与高丽人杂居、通婚,很快就融入高丽族之中了。这些女真人加入高丽族,为高丽族增加了新的血液,而且对高丽境外的女真人起了范例和吸引作用,促进了以后女真人加强与高丽、朝鲜的联系,并促使居住朝鲜半岛东北部的女真人不断与高丽人及以后的朝鲜人融合。

二、高丽对女真的争夺

高丽时期,女真人迁入朝鲜半岛东北部后,辽设长白山女真大王府、金元设曷懒路总管府对其进行管辖。元末高丽占有其地。明太祖拟收回,未能实现,便将其地赐给朝鲜,自此半岛东北部直至图们江之地尽归朝鲜,逐渐形成了今日中朝边界的雏形。原居半岛东北部的女真人分归中国及朝鲜,一部分女真人迁居中国,成为后来满族的一部分;一部分女真人留居半岛东北部,渐与迁来的朝鲜人杂居融合,成为今朝鲜人的一部分。

(一) 金与高丽对朝鲜半岛东北部之争

公元12世纪初,女真完颜部兴起,盈歌一切治以本部法令,东南至于乙离骨、曷懒,……金盖盛于此。^③盈歌使石适欢抚纳曷懒甸。先是高丽通好,既而颇有隙,使者至高丽拒而不纳。乌雅束二年(公元1104年)遣石适欢以置星显、统门之兵往乙离骨岭,益募兵活涅水,徇地曷懒甸,收叛亡七城。……五水之民附于高丽,执团练使十四人。二年,遂使斜葛经正疆界,至乙离骨水、曷懒甸活涅水。^④

① [朝]郑麟趾《高丽史》(上),《世家卷第七》,文宗元、六年条,第142—145、151页。

② [朝]郑麟趾《高丽史》(上),《世家卷第八》,文宗二十六年条,首尔:延世大学校东方学研究所、景仁文化社1976年版,第181—189页。

③ [元]脱脱等《金史》卷一《本纪第一·世纪》,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1—17页。

④ 同注1,卷一百三十五《列传第七十三·外国下·高丽传》,第2282页。

高丽和女真展开一场争夺朝鲜半岛东北部的战争。高丽睿宗二年(公元1107年),令大将尹瑾攻打朝鲜半岛东北部的女真人,三年(公元1108年)筑公俭镇等九城,立碑于公俭镇之先春岭以为界。^①但在女真不断反击下,高丽于睿宗四年(公元1109年)归还九城于女真。^②

自此之后,朝鲜半岛东北部的女真人,遂明确隶属于金所管辖,在此前一时期频繁见于《高丽史》的女真人投奔高丽及向高丽贡献者,几乎绝迹于《高丽史》,表明了金对女真族的统治是巩固的。此后金元两代,朝鲜半岛东北部的女真一直为中国金元两朝所管辖。

(二) 蒙元时期朝鲜半岛女真人的归属

1. 东真国统治下的朝鲜半岛女真人

在蒙古兴起,灭金的过程中,金朝残存政权退保河南,对原由金统治下的中国东北地区及朝鲜半岛东北部地区已无力统治。金辽东宣抚使蒲鲜万奴趁机于金宣宗贞祐三年(公元1215年)自立,国号大真,后改称东真国。

蒲鲜万奴最初起兵于金东京路(今辽南)、咸平路(今辽北)。当时这一地区居住的有女真人、渤海人、汉人,而蒲鲜万奴依靠的主要力量是这地区的女真族。据统计当时分布在东京路的猛安就有23个,分布在咸平路的女真猛安有十余个,二者总计近四十猛安。以每猛安有户三千;人口一万余计,总女真近四十万。蒲鲜万奴以后东走女真故地,带去十余万人,以曷懒路(今延吉及半岛东北部)为中心,包括金上京路、率宾路、胡里改路等,建都于今延吉。^③

东真国建国仅十余年,至蒙古太宗五年(公元1233年)攻破南京(今延吉)，“师至开元,东土悉平”^④。

东真国存在时间虽短,但当时是以曷懒路为统治中心,蒲鲜万奴从辽宁带过来的十余万女真人,当然也集中居住在这一带,这使朝鲜半岛东北部的女真人人口骤增,同时长期居住在今辽宁地区,接受了当地汉文化强烈影响的这些女真人,迁到半岛东北部,当然对这些地区女真人经济文化的发展也起促进作用,这就使朝鲜半岛东北部女真人的经济文化有了新的发展。

2. 元朝统治下的朝鲜半岛女真人

元灭东真国后,在东真国故地立开元、南京二万户府,后开元万户府迁黄龙府,称开元路南京万户府,在其南另设曷懒路。据《元史·地理志》记载“曷懒路水达达等路,其居民皆水达达女真之人。各仍旧俗,无市井城郭,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但这是女真人北部的状况,女真人南部近高丽居住者,当以农业为主。据《元史·食货志》记载“太宗癸卯年(公元1243年)合兰路岁办课白布二千匹。”能岁办课白布二千匹,表明曷懒路女真已有较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不可能再逐水草为生。

据《明一统志》引《元一统志》记载“开元城西南曰宁远县,又西南曰南京,又南曰合兰府,又南曰双城,直抵高丽王都。”按南京在今延吉城子山山城,曷懒府在其南,当在今朝鲜半岛东北境。又据《高丽史·忠烈王世家》记载“十六年(公元1290年)正月言乃颜余党哈丹贼将侵我东鄙。五月哈丹入海阳界,六月甲戌御哈丹于东界。戊寅,帝诏曰讨贼军至高丽则道路回远,宜自咸平府出南京海阳,截断贼道。丙申贼骑至南京海阳界,十一月末如元奏哈丹入双城,十二月哈丹兵数万陷和鞏二州。至十七年始败之。”

又《高丽史·地理志》记载“高宗四十五年(公元1258年)蒙古兵来侵,龙津县人赵晖、定州人卓青叛,杀兵马使慎执平,以和州迤北附于蒙古。蒙古又置双城总管府于和州,以晖为总管,青为千户以治之。四十六年忠清道之宁越、平昌来隶,后还其道。恭愍王五年(公元1356年)乘元未乱,遣将攻破双城,于是按地图收复和、登、定、长、预、高、文、宜州及宣德、元兴、宁仁、耀德、静边等镇诸城……没于元凡九十九年,至是始复之。”则元一度更南占和州等地,置双城总管府凡九十九年,复归高丽。

三、女真人入居朝鲜半岛的影响

正是由于女真人迁居朝鲜半岛,使中朝边界发生了一些变化。唐灭高句丽之后曾在高句丽故地设置了

① [朝]郑麟趾《高丽史》(中),《志卷十二·地理三》,首尔:延世大学校东方学研究所、景仁文化社1976年版,第305页。

② [朝]郑麟趾《高丽史》(上),《世家卷第三》,睿宗四年条,第264页。

③ 金毓黻《东北通史》(上),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1944年版,第411页;赵鸣岐等《东夏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4页。

④ 《元史》卷十二《地理志二》,开元路条,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1400页。

九府、六十二州、一百县,并在平壤设置了安东都护府来统辖它们。但后来由于唐无力远顾,把安东都护府撤回了辽东。原高句丽所占有的辽东等地仍归唐所有,原高句丽所占的大同江以南地区则为新罗所有,而原高句丽本土鸭绿江流域则尽入渤海靺鞨范围之内。所以,唐代中朝边界的东端是渤海和新罗的交界,^①西部则应以大同江为界。

(一) 中朝边界西端的变化

高丽时期之初,朝鲜半岛西北部和东北部都居住着女真族的鸭绿江女真、长白山女真等部,这些女真部落都是臣附于辽的。据《辽史·百官志》载,辽曾设长白山女直大王府、鸭绿江女直大王府来管辖这些女真部落。高丽成宗十二年,高丽王遣使求鸭绿江女真地,辽圣宗赐之。

据《辽史·圣宗本纪四》载“统和十一年(公元993年)春正月丙午,高丽王治遣朴良柔奉表请罪,诏取女直鸭绿江东数百里地赐之。”这大概是清川江以东、平安南道等地区,这也说明当时这里是女真人居住的地方。“诏取鸭绿江以东数百里女真之地给高丽”实际上是允许高丽进一步逐走这一地区的女真。于是,成宗十三年(公元994年)“徐熙率兵逐女真,城长兴、归化二镇,郭、龟二州。明年又率兵城安义、兴化二镇,又明年城宣、孟二州。”此后,辽与高丽的边界又向东北推进了一步,但尚未以今鸭绿江为界。

据《辽史·高丽传》记载“清宁四年(公元1078年)王徵求赐鸭绿江以东地,不许。”这说明高丽西界仍未到鸭绿江。据《契丹国志》卷二十二《四至邻国地里远近》载“东南至新罗国西,以鸭绿江东八里黄土岭为界,至保州一十一里。”辽还在鸭绿江东设定州、保州、宣州,于鸭绿江中黔定岛设来运城。”这应该说明了辽代中朝边界的西端。

公元12世纪初,女真完颜部兴起,高丽和女真展开一场争夺朝鲜半岛东北部的战争。高丽睿宗二年(公元1107年),令大将尹瑾攻打朝鲜半岛东北部的女真人,三年(1108年)筑咸州(今咸兴)、英州(今新兴)、雄州(今咸兴西城洞里)、福州(今新兴塔洞里)、吉州(今洪厚郡天鸡峰山城)、通泰镇(今咸兴云城里)、崇宁镇(今咸兴云兴里)、真阳(今咸兴五志里)、公嶮镇(今咸兴德山面上岱里山城)等九城,立碑于公嶮镇之先春岭以为界。^②但在女真不断反击下,高丽于睿宗四年(公元1109年),归还九城于女真。^③自此,至金元两代朝鲜,半岛东北部的女真,一直为中国金元两朝所管辖。

金起兵灭辽之后,高丽又趁机占领了保州之地。据《高丽史》卷十四载“睿宗十一年(公元1116年)八月,金将撒喝攻辽,来远、抱州二城几陷,其统军耶律宁欲率众而逃。……王乃遣使如金请曰‘抱州本吾旧地,愿以见还。’金主谓使者曰‘尔其自取之。’”后来高丽屡向金上表,乞保州地,直至金太宗天会八年(公元1130年),金方将保州划归高丽。见《金史·高丽传》载“上表请不索保州入高丽户口(金)太宗从之,自是保州封域始定。”此后,中朝边界西端方以鸭绿江为界。

元初,高丽筑城西起鸭绿江以南之雪寒岭,这成为元初中朝疆界的西端。元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李延苓、崔垣、玄元烈等以府州县来归。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改(高丽)西京为东宁府”^④。当时元与高丽以慈悲岭为界。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诏罢东宁路,复归高丽西北诸城。^⑤仍以雪寒岭为界。

明与朝鲜的西北界仍以鸭绿江入海口为界,朝鲜在15世纪沿鸭绿江南设西北四郡,鸭绿江中上游以南均归朝鲜。^⑥

(二) 中朝边界东端的变化

中朝边界的东端,辽代一直维持在今朝鲜咸镜道附近。据《金史·高丽传》记载“曷懒甸诸部尽欲来附,高丽闻之不欲使来附,恐近于己而不利也,使人邀止之。……康宗遣石适欢以星显、统门之兵往至乙离骨岭……徇地曷懒甸,收叛亡七城。高丽使人来告曰‘事有当议者’。曷懒甸官属使斜勒详稳、冶刺保详稳往,石适欢亦使斡鲁往。高丽执冶刺保等。……于是,五水之民皆附于高丽,团练使陷者十四人。康宗二年(公元1104年)甲申,高丽来攻,石适欢大破之;……十四团练、六路使人在高丽者,皆归之,遣使来请和。遂使斜葛经正疆界,至乙离骨水、曷懒甸活弥水。……四年(公元1106年)丙戌,高丽……,又出兵曷懒甸,筑九

① 李云铎、顾铭学编译《关于渤海南京南海府的遗址和遗物》,《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1990年第1期。

② [朝]郑麟趾《高丽史》(中),《志卷十二·地理三》,首尔:延世大学校东方学研究所、景仁文化社1976年版,第305页。

③ [朝]郑麟趾《高丽史》(中),《世家卷第十三》,睿宗四年条,第264页。

④ [元]脱脱等《金史》卷二十五《志第五·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550—570页。

⑤ [朝]郑麟趾《高丽史》(中),《世家卷第三十》,忠烈王十六年条,第623页。

⑥ 杨昭全等《中朝边界史》,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139页。

城。……金复出兵破高丽，高丽许归亡入之民，罢九城之戍，复所侵故地，遂与之和。”这说明辽代中朝边界一直在今朝鲜咸镜南北道附近。

及至金时期，金在曷懒甸等地设置了曷懒路总管府，元朝又在此基础上设立了曷懒府，据朝鲜《东国輿地胜览》卷四十八咸兴府古迹条载“元曷懒府古治在今府南五里”，辽金时与高丽的边界仍应是沿袭了渤海与新罗的界线，以今龙兴江为分界。

元初和高丽疆界的东端则为铁岭。元于铁岭以北地置双城总管府，治于和州（今朝鲜咸镜南道永兴），置合兰府于咸兴。高丽恭愍王五年（公元1356年），利用元朝末年各地人民起义反元，元朝无力东顾，高丽遂遣兵攻取朝鲜半岛东北部女真居住之地，占领双城，元与高丽以定州（今定平）为界，不久高丽又攻占定州、咸州（今咸兴）、三撒（今北青），元与高丽遂以北青为界。^①

明与朝鲜的东北界，初期曾有争议。

明太祖即位后，拟收复元代疆界，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诏“铁岭以北原属元朝，并令归之辽东，铁岭之地距王京仅三百里，辽东都司遣指挥二人以兵千余来，至江界，自辽东至铁岭置七十站，站置百户。”^②

高丽辛禔反对铁岭卫之设，因出兵攻中国辽东，李成桂出兵途中，回师夺隅权，上表明朝。明礼部咨曰：“本部奉圣旨：高丽表云：铁岭人户自祖宗以来，其文、和、高、定等州，本隶高丽。以王所言，其地合隶高丽。以理势言之，其数州之地，虽为元统，今合隶辽东。高丽所言，未可轻信，必待详察然后已。”^③

但高丽极力争取，明太祖暂时还不愿出大兵征高丽，于是暂设铁岭卫于辽阳城北二百四十里，今铁岭地，以待之。

明成祖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遣辽东千户王可仁出使朝鲜，招谕半岛东北的女真人，参散千户李亦里不花、秃鲁元千户佟参哈、佟阿芦、洪肯千户王兀难、哈兰千户朱蹠失马、大伸千户高难都、夫失里千户金火失帖木、海童千户董赏洞、阿沙千户朱引忽、斡合千户刘薛列、阿都歌千户崔咬纳。“今听朕言，给与印信，自相统属。打围牧放，各安生业，经商买卖，从便往来，共享太平之福。”王可仁前往朝鲜半岛东北部招谕女真，但是时该地区实际在朝鲜统治之下，因此，“女真人不应赦者甚多”。^④朝鲜又遣使至明，请求“所据女真人遗种人民，今令本国管辖如旧”^⑤。

明成祖见女真人不应赦者甚多，朝鲜一再求请，又不愿出兵远征。考虑到硬从一个驯服的藩属手中将地夺回，交给羸弱不驯的女真人，也大可不必。因此下诏“朝鲜之地，亦朕度内，朕何争焉，今兹准请。”^⑥同意放弃公险镇（今吉州西南）以南地。^⑦最后承认了朝鲜对半岛东北部女真人居住地的占有。但今朝鲜咸镜北道仍为明之地，明曾设建州左卫于今朝鲜咸镜北道会宁。^⑧至明英宗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建州左卫北撤，明与朝鲜始以图们江为界。

正是因为高丽时期女真人迁居朝鲜半岛，辽金元明时期与高丽的边界不断发生变迁，东段，辽金时期在泥河（今龙兴江流域）——元时在和州（今朝鲜咸镜南道永兴）、三撒（今北青）一带——明初在江界、会宁一带——明英宗时才开始以图们江为界；西段，渤海时期在渭水（大同江流域）——辽初在清川江流域——辽末在定州——金初以公险镇（今吉州西南）之先春岭以为界——后以保州（朝鲜平安北道义州）为界——元时以鸭绿江以南雪寒岭为界——明时方以鸭绿江入海口为界，最终形成了今天中朝边界的雏形。辽金元明时期封建王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统治思想及女真人对高丽归化政策的认同，是辽金元明时期与高丽边界变迁的主要原因。

[责任编辑 王桃 责任校对 李晶晶]

① [朝]郑麟趾《高丽史》(上)，《世家卷第三十九》恭愍王五年条，首尔：延世大学校东方学研究所、景仁文化社1976年版，第769页。

② 同注1(下)，《列传第五十》辛禔十四年条，第950页。

③ 《明太祖实录》，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1962年版，第2867—2868页。

④ [朝]《李朝实录·太宗实录》卷七，四年五月条，《明代满蒙史料》一，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版，第150页。

⑤ 同注1。

⑥ 同注1，卷三十五，十八年五月条，第377页。

⑦ 同注3。

⑧ 同注1，卷七十九，二十年二月条，第484—486页。

nism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path-dependent effect produced by the historic objective facts from the angle of group behavior; perfecting the constraint mechanism in the regional cooperation system between Guangdong and Hong Kong , etc.

Key words: regional cooperation between Guangdong and Hong Kong; evolutionary game; dynamic equilibrium

The Capital Competition , FDI Flowing and Residents' Economic Welfare

GAO Wen-xin¹ , SONG Yi-hong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 Xi'an 710061 , China;

2. Center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 Fortune Securities Co. , Ltd. , Changsha 410005 , China

Abstract: It has enhanced the foreign negotiations for investment competi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At the same time , the unbalanced distribution of FDI has contributed to the different development for economic benefits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this paper , it has been an empirical analysis which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as differential impact of economic welfare on the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The results have showed that both FDI and preferential policies have promoted the residents' economic welfare level on the overall look , both FDI and preferential policies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economic welfare of urban residents , but the impact on the county residents is not obvious from Sub regional. At the same time , due to the distribution differences between FDI and the government's pol-

icy preferences , rural residents have shared too much social cost , thereby further weakened the welfare level of ascension.

Key words: capital competition; FDI; economic welfare; municipal districts; county

Jurchen's Migration to Korean Peninsula and Its Influence in the Goryeo Period

SUN Hong

World History Institute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Beijing 100006 , China

Abstract: Masses of Jurchen people migrated southwards to the northeast of Korean Peninsula from the eastern Jilin and southern Heilongjiang provinces , therefore , the border between Goryeo and China state authorities from Liao to Ming dynasties kept changing constantly. Eastern border was divided by the Tumen River in the period of Zhengtong Emperor , while it was by the Ni River (Longxing River territory) in the period of Liao and Jin. Western border was divided in the period of Ming Dynasty by the inlet of the Yalu River where China-North Korea border taking shape , while it was by Pei River (Datong River territory) in the period of Liao and Jin. The border changes between Goryeo and China state authorities from Liao to Ming dynasties reflect the ruling ideology of centralized feudal monarchy and Jurchen's identity with Goryeo's naturalization.

Key words: Jurchen people; migration; Korean Peninsula

[责任编辑 丛 敏]